

毛詩注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二之一

六

邶柏舟詰訓傳第三

○陸曰鄭云邶鄘衛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州自紂城而北曰邶

南曰鄘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于衛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衛之詩王肅同從此訖幽七月十二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鄩字林方代反柏音百字又作栢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

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

○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

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內河內卽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衛漳○正義曰鄭注禹

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
龜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
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兗州桑土
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旣蠶注云其地尤宜
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僖二十一年
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
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
子武庚爲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
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
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
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
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
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
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也外更有三
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尙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
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
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
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然則書敘
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放之也王制使

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卽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旣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瀾瀾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

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爲長○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曰知者準的金縢之文知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甚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王既黜

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
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爲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
蔡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
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
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
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
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
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
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
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
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謚也言爲
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
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
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
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
鄘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
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
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邾人刺
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邾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
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

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邯鄲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邯鄲之民於洛邑故邯鄲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夷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邯鄲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

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鄘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鄘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鄘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諡號之稱舜爲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爲次也世家曰武公卽位

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爲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爲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謚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謚多則文有詳畧邨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莊姜傷己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蚩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

定之方中螻蛄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詩可知載
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
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
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
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
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
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卽位乃作襄公以
魯僖十年卽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
矣伯兮云爲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
謚在河廣木瓜之閒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
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
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旣爲宣公詩則有
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
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
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
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
則伯兮宜言謚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
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左
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
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卽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

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卽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弑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爲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爲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爲次故衛宣公先蒸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爲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鷦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閒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柏木名頃音傾近附近之近疏

疏

柏舟五章章六

句○不遇至侵害○正義曰箋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也二章云薄言

往想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四章云觀閭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汎彼柏舟**

汎其流

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度也箋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

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汎汎劍反汎流貌本或作汎汎

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微也隱痛

憂在見侵害○耿古幸反微音景○**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酒可以

敖本亦作**疏**汎彼至以遊○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邀五羔反**疏**是彼柏木之舟此柏木之舟宜用濟渡

今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眾物俱流水中而已以興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

用亦與眾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己故夜微微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

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汎汎至濟渡○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

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爲舟言柏木所以宜爲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爲舟

猶仁人所以宜爲官
非謂餘木不宜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

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
是鑒我於眾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鑒

甲暫反鏡也茹如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云兄

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亦爲薄言往愬逢

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彼之怒反怒協韻乃路反○疏我心至之怒○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

己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鑒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

可以茹何者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

知內之善惡眞僞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

鑒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鑒今己德則踰之又與君
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尙
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
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
受己志也○箋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
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
正謂君與己爲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

謂逢遇君之怒以君爲兄弟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

稱己威儀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溫也○棣本

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雪克反選也儼魚檢反本

數色主反○疏我心至可選○正義曰仁人旣不遇

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席

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存心志堅平過

於石席又有儼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

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己所以怨

○舊君子至可數○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

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愠怒也悄悄憂貌

在君側者○悄悄七○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閔病也○違古

侮音武徐又音茂○靜言思之寤辟有標靜安也辟拊心也標拊

本又作擘避亦反標符小反拊音撫○疏憂心至有標○正義曰言仁人

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在

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故我於夜中安

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標然言怨此小人之

極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覯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

己受彼之稱耳○傳標拊心貌○正義曰辟既為拊日

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

○迭待結反韓詩作或音同云或常也○心之憂矣如

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憤○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

疏

日居至

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卽有虧今日何爲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旣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不澣憤辱無照察似己之憂煩憤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日居至月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識曰兄日姊日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爲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月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箋臣不至之至○正義曰此

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當綠

爲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閒色也鄭改作祿吐亂反篇內各同妾上時掌反注上僭皆同僭賤念反吁況于反嬖補計反謚法云賤而得愛○
疏
正義曰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己也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己不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卽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